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張仲芳

漫塘集卷九

宋 劉宰 撰

劄子

荅知鎮江趙龍圖善湘一

恭惟某官坐嘯之餘振衣塵外神職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巖栖谷飲無恙悉仰二天之覆燾首知歸開府以來日念從吏民後致敬黃堂之下頋因病攺不復可對人以是自沮仁聲與京峴爭高仁澤與江水俱流某雖

在下邑無非仰高山挹餘波之日也巧夕無酒揺首無聊而靜治堂中肯分餘瀝整襟拜賜不異淵明九日菊籬得酒之時雖即草草㮚謝而時方伏暑不克別具一箋寫衷曲以此自慊未知能識察否抑彊扶弱理宛伸枉古之善政令既許時施行已有緒姦猾已服良善已得其所矣若循行不已却恐滋告訐之風為無辜之擾願自今稍吝受詞稍省追解已至者速決毋使久留庶幾治最全美于古有光某受知之深不勝拳拳願忠之

至金壇前月之末亦有旱徵一自使府委官下縣祈求甘雨隨足頗聞上二邑今猶闕雨鄉民於是為之謠曰幕府隨車雨雱霈獨自今懸知賢太守此地最關心葢鄉民以舊治之故妄意如此雖未足以知賢太守溥博無私之心然其尤切感德之意不可誣也某輙因奏記代邑人誦此以謝僭越皇恐仰乞台照

二

比者城闉之役適與病會虛下陳蕃之榻莫脩孺子之

恭歸來悵仰折俎追賜業已還舍無階控辭祇受愧仄
日念飭一箋稟謝躊躇未敢伏拜台翰深極戰兢頒示
救災條目仰見思溺猶已同古阿衡鄉邑旬日來雨不
絶禾之僅熟者多已生耳令下而陰雲解駁詰朝而天
宇開晴信知賢使君一念上與天通以和召和厥應如
響更冀平糴林之估使無科抑止伐木之令使免憂惶
庶凡此飲酒無非飽德之人亦使喬木猶存不廢甘棠
之詠某舊厠名仙里絜齋袁侍郎薦士籍中聞龍圖於

絜齋頗有游從之雅用敢恃聲氣之同而忘位分之隔
數貢愚言仰祈矜恕

三

金風薦爽萬寶告成恭惟某官巋然宗翰為國長城籌
幄需才介圭促覲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方念薰祓嗣
脩涓吏敬專使踵門伏拜賜緘之辱仰體謙撝俯慙不
敏某病不可仕浮游江海以寄餘生六龍御天張八紘
於宇内必欲遐方萬里深山窮谷無一士之遺遂使沉

蹤亦叨異數脫選階而通籍由掾屬而佐州超躐殊常省循震越自非某官念受廛之舊憐卧病之餘賜以裏言吹而送之何以得此雖病額之駒必不可以起廢曳尾之龜欲終自適於塗中然此賜厚矣何敢忘也魏弱翁治行朝廷之所深知顧以京口為國要衝非兼將畧之長如某官無能任責肆煩因任以護北門簡注方深某日與邦人傾耳以聽三錫命之寵

回江東安撫趙尚書前人

恭惟某官肅將天威盪平淮土王三錫命神百效靈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春仲奏記修賀謝之恭知籌邊鮮暇瀆尊有誅不敢嗣貢惟心旌揺揺日與荷戈執殳者後先五雲妙墨忽復與秦淮上釀俱頒盖尚書當凱樂獻功之時而俯念山林獨處之人當釃酒臨江之時而不忘流涎麴車之士此意厚甚某不足當惟有榮荷下悃萬全之策此雖尚書之戲言然在某辱盻睞之私寧能有懷弗吐竊謂自古收用兵之全功者必非有罪者

俱戮亦殲厥渠魁散其餘黨而已尚書今已殲其渠魁
而不求有以散其餘黨方合諸道將帥嚴兵而固守之
使其絕逃生之望而堅其致死之心非計之得也故某
愚意謂大帥不必絕江建臺在指麾諸將而已諸將不
必合圍攻賊在開其去路而已彼塗窮必死之寇幸而
可去如兔斯脫而回顧其後重兵臨之若卵就壓其不
跋前疐後者幾希矣斯其為全功孰禦焉不然大帥奮
然啓行諸將躍然奔命重圍四合百萬齊驅何敵不摧

何戰弗克而彼惟致死以守堅城則我師進退不可閱日既多師老財費加之耕耨廢而禾稼無望暴露久而疾疫將興某不勝癡憂敢因稟報冒昧及之今之世任天下之重誰出尚書右者為天下自厚某衰疾日侵無由陪東閤奇士後但切拳拳

回江淮大使趙端明 前人

歲序維新陽和肇布恭惟某官勲髙當代澤潤生民衮繡光華縉紳頌望鈞候動止萬福某往歲恭承驅虎兕

之師正鯨鯢之戮以張國勢以暢皇靈以培我宋億萬斯年之基某與當代能言之士咏歌雋功若螽趯蟲鳴不能已已而草茅位下軍府事嚴無由上達則又與田夫野老日焚香仰天而祝庶或壽富康寧與宋無疆至於脩小夫竿牘之恭貢涓史興居之問以是爲鄙且瀆褻而弗敢高明如日斯光如燭斯炳計必有以恕之抑聞蜀道未寧浮光告急鷹揚之師復盡屬麾下宜極倥偬而專使之來薦賜誨函辭情繾綣清尊旨酒羅

列滿庭則古人所謂好以暇好以整漢晉間人羽扇綸巾輕裘緩帶以却敵皆端明餘事甚盛甚盛某醉酒飽德當何如云云惟相公熟圖之某感相公之先施希古人之報效率爾妄發而盡畧其他且年老目昏筆縱字大惟相公察之

回知鎮江楊大監紹雲

春序向晚百卉芳菲恭惟某官介圭入覲禁橐須才天地委和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肖𤱶歲侵濠梁鍾貳車傳

道賢使君之意俾記石韓二將狥國事踈謬不能成文謂宜斥去繼承頒示墨本知布鼓不為雷門所棄榮荷無涯景星瑞時有目咸仰某此心炯炯寧昧所歸比者天幸恭承易鎮得與受廛條教方頒膏澤隨下雖積年之愁恨歎息未易盡伸而告訐不行虐政頓減吏歸于曹而不得肆暴于外兵復其伍而不得伺隙于内善者有所恃惡者有所畏千里之内已欣然若更生某雖病骨㮚頹絶跡城府猶將旅扶杖之老拜舞黄堂下為聖

世牧守得人賀而淮南惟憚汲黯遽煩十乘之行宣室
正思賈生更趣前席之對神山已近風引船回雖不能
無觖望之私而道行乎朝廷則天下受其賜某與有望
焉亦以自慰竿牘寓誠盖下事上之常禮某始以為不
若親見之恭而不敢遣繼以不知召還之速而不及遣
鼎来使介賜以朋箋情文粲然若施之敵已者更錫家
傳墨寶使知世德之源流折俎厚幣使沾坐客之餘瀝
某不足當也拜嘉感刻且重不敏之愧匆猝稟謝莫究

下悃併祈矜恕雲龍風虎之會辰也其時愛莫助之僭以壽神養和以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為侍介者請

回知鎮江趙大監　范

比忘僭冒敢介子墨以疎踐姓名自通于黄堂下伏辱專介下臨顔闔之家錫以報章爛乎郇公五雲之翰且曰筐篚有實以將下下之意古道也所不可廢乃賜之簡編以啓其志之昏賜之紙劄以寫其思之滞上藥以扶其衰丈几以支其怠又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寒不

可以無備也而賜之帛月白風清如良夜何尊不可空也而賜之酒意洽而禮厚數多而物珍效之在昔王江州之於陶靖節蘇杭州之於林和靖殆不及此某鄙人也何克堪之賤之事貴卻為不恭祇拜以還感愧積臆

年來鄉郡吏絡繹於縣而縣政日弛縣吏絡繹於鄉而鄉民日病以攘奪禁民而取之行鋪者不啻白奪以取受禁吏而索之胥輩者有同常賦又自前任毗陵守以盜販利其鄉人强暴因而縱橫意少有忤即致殺傷常

潤之間民生凜凜大非久安長治氣象下車以来曾未
閲月施行亦既有緒受廛境内孰不舉首加額更惟力
行惠此千里流福京師某不勝願望亟此㮚謝别牋之
寵小須嗣敬仰蘄矜體

通知鎮江趙大監 前人

秋序將半好風来歸恭惟某官外控淮壤内拱日畿天
棐忠嘉神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以一介妄庸之
人而拜二千石駢蕃之賜煥然光寵賁于丘園尺箋㮚

酬大懼弗稱曠不嗣敬又已秉旬仰止二天此心耿耿
保障繭絲二者難并舊矣寬之一分使民心有繫而國
本不揺非高見卓識超出世表忠肝義膽貫通神明誰
能知之誰能行之大監之臨吾邦可謂非苟知之亦允
蹈之矣然善始者易圖終實難更惟推持久不倦之誠奮
日新又新之志使凜然不可犯之中又有隱然不忍欺
之意則民生幸甚朝廷幸甚某熟讀前所賜台翰似有
下詢民瘼之意管見一事詳之别紙乞賜采覽昔之野

人有食芹而美以獻之君者左氏亦曰澗溪沼沚之毛可羞于王公敢援二義以某物貢之鈴閣之下辱賜之一言曰是真野人之獻勿斥去之榮幸多矣以陸沉之跡而仰申潭府之問之謂僭以疾廢之人而欲往執庶人之役之謂欺某不敢併乞矜照

通知鎮江馮大卿多福

秋高氣清即日恭惟威行惠孚人頌神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故歲得七閩之政於往來士夫間則知攬轡登車

慨然澄清天下之志不愧范孟博繼又得里居之詳于錫山士友知屏去聲色貨利惟日以講明義理為事不異司馬公在洛中時以是起敬起慕不勝區區之情而州里不同貴賤有異欲見不敢日承轂自上卿來鎮京口盖國家所倚以為長城之衛主上所恃以無北顧之憂者微閣下之令德無以稱之微閣下之長才無以任之甚盛甚盛某疇昔欲見不敢今也受廛為氓似可旅吏民以見矣而病不可往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然每一

引領覺二天在上未嘗不與闔境士民千踊百躍也有自城闉来者皆言閤下不鄙其愚常賜齒及比友人王穎叔書中又辱寄聲自顧猥瑣何足以當茀深愧荷穎叔往謁黄堂下念不可無一語以謝謹附拜此居田里久不嫻竿牘彝儀切乞識察日来邊遽數至國事方殷此邦政令久乖民力已困内欲薄賦以寛民外欲飭備以固圉難哉難哉惟閣下勉之仰有以酬君父之知俯有以慰閭閻之望幸甚

回鎮江馮大卿　前人

一陽來復斯道將亨介恃誤知敬飭一箋代其身賀於黃堂下專使踵門乃知柔訥猶未徹于中涓而誨函已先辱矣譙光燁然下照蓬蓽況從事十輩于于然而來使薦享之餘得與田夫野老負暄簷下洗盞酌酒以侈邦君之賜榮荷其何可言大卿議論接乎諸老治行最于當今宜在朝廷使天下被其賜猶屈臨方面師言謂何然晉陽一大縣耳尹鐸寛之猶足為趙氏他日地況

京口古重鎮爲今北門民之彫弊亦無如今日保障繭絲大卿必知所處可但千里之人陶於寛政異時趙氏有賴論者歸功曰大卿之所寛也顧不偉歟因頌致規伏紙愧汗

回知鎮江桂吏部如琥

某比者不揆僭率輙修尺牘之恭以溷籤史之聽伏辱專介賜之手書辭意温然若施之敵已者某不足當但深感愧去冬不雪人情鬱伊三陽甫交六花紛委此雖

不敢以言祥而滌氛道和厥功亦大某與邦人探端知自同深感詠夫政寛則民慢猛則民殘此理明甚鄉郡瀕江加之頻年淮土繹騷寧無急政波及開府以来仁以拊之寛以容之安靜和平之中自有隱然不可犯者遂使連月以来千里之内絶不聞縣吏催錢夜打門之聲民生幸甚然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猶區區之所未滿十行趣召某尚竊聽之

賀知鎮江何秘監除太府卿處久

恭審拜自天之命正惟月之班豈但九府泉流須長才
而辦此抑以四方風動徯重望以鎮之綸綍誕揚縉紳
交賀某辱知特厚昌勝鼓舞之誠而屏居探問不審凡
再易書而後得遣不敏負愧鄉郡間以受詞不謹而追
逮者多折獄不明而淹繫者衆科擾或及於行鋪追胥
常滿於縣庭以此田里騷然不能寧居一從台座此来
民間方識清明官府一朝棄此而去雖海内欣然仰萬
化之維新而此邦之人亦寧無觖望以獄市寄來者固

相業權輿敢冀毋忘時暑在塗惟厚自愛養以對騈蕃之寵

回嘉興何知府　前人

良月謹初小春恊序恭惟某官位冠列卿政優三輔凝旒注想詔札方来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疇昔受廛為氓日奉教條被膏澤猶以卧病田閭不獲朝夕出入東閤為恨況此邈在數百里外耶修記府之恭布饔人之問何能已已而位分有嚴握筆輙止維北有斗苐切瞻

依鵲喜庭梧候門而使者在盥手啓緘而誦誨言整襟
肅容而拜隆施兖此筆何足以寫感謝之私敢置言外
鄉郡前日之變雖羣小造謀非一朝而使明使君在上
賞罰信明綱綱不紊則亦潛消黙制何致無忌憚如此
一呼而起使百年文物煨燼江山寂寥識者不能不重
歎牧守之數易明使君之不少淹此留也鄉郡前兩載
連稔一從易鎮上兩邑皆旱聞千騎甫入禾興而豐稔
亦異常年召和迎祥度必自有道不敢贅敘以為訣惟

冀率由此道以為時用以致時康庶幾勲業之成有光奕葉某以遲莫之年而抱危篤之疾行當溘死而君相誤知猶未忍捐棄覆護而保全之使待盡山林不死於道路是所望於知己某一飯三引領潭府列仙之眷某介恃婦家僭貢問誠仰惟福以序介日升月恒洮湖茅阜之間有采藥等委幸勿以屬凡子

回平江守吴秘丞 淵

比辰積潦初收殘暑猶熾恭惟奉寛大書鎮肱肱郡仁

聲流布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某蚤歲僅一覩先正大卿名德於諸公間屢欲操几杖從之而蜩鷃低飛莫克自致一病三十年萬事不到耳惟卓犖奇偉之士為時而出則聞之喜曰世道其庶矣乎民生其庶矣乎執事之才之美用之於外則談笑可以折遐衝用之於内則一言可以定國是四十專城昔人所難況蘇臺當三吳之會為三輔之劇向來吏刀不闕則折執事獨恢恢乎刃游餘地非當世所謂卓犖奇偉之人歟而某衰遲

之蹤欲伏謁則病不能前欲奏記則賤不敢僭惟有尊
仰旦晝此心敢意隆譴不遺小物特遣專介賜以手書
其為禮甚勤其為賜甚腆其所以慰藉撫存之意甚厚
靜惟衰晚何以克當卻為不恭謹已祇拜榮荷其何可
言蜀道頻年多故荆湖閩廣江淮間事變亦多其猶晏
然寧居者獨兩浙耳此固南渡百年仁恩滲漉所致而
水潦連年百物湧貴穀價尤甚民之狼狽甚矣如聞使
府見議勸分以為方來之備甚善甚善但浙人所仰下

田而下田之浸者已多恐所得無幾竊謂僧徒平時蠶
食民間且多占良田沃産若賢使君推惻怛之心出一
紙書勸諭之使公私寺觀各捐今歲田租之半以助振
恤則六邑之内所得不減二三十萬但法行之初必有
掣肘要在取其捨身濟物之説以曉之耳公意以為如
何某居山谿中久不復嫺箋尺之儀言辭鄙率一味皇
恐傳言澗谿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而鄉邑一水之餘
雖溪毛亦無之受而不報吏深愧悚繼此有便尚當陸

續稟謝秋氣日高敢乞為國為民對時珍衛某一飯必

祝

回提刑吳秘丞 前人

比辰甘霖薦至苗稼勃興恭惟英簜所臨貪頑丕聳民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某竊伏田間晝不聞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警如二天之在上寧不知德粤從故歲一箋敬復譙施後雖審聞課二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為厦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

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於是
雖嘗展紙濡墨輙復自沮使星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
价復隨寶緘重之以腆貺紙劄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
海之珍精縹熒然可玩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里
之醉某平生何能得此於他人亦何敢受此於他人祇
拜以還感知已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
縱横某頃在會稽嘗獲其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
不究治又掩覆之今猶使人閎閎近者傳聞使臺竟沈

三之獄視昔丘端明治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某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美不刋來者有攷得不靳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録示大畧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幾向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内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牘

通知鎮江吳侍郎　前人

一雨霑足萬彙欣榮恭惟某官載鎮吳頭為國司命寔祇孚祐台候動止萬福某深惟吾邦之民居者安飢者食寒者衣疇非侍郎之賜而某自量於儕衆中受賜為獨深蓋不學無知而當世誤以為有知不才無用而當世誤以為可用以至疾不可為而藥之使愈子未知教而推之使任令一身之所以更生一家之所以粗立心非木石敢昧所由而一病連延神識昏憒形體支離雖知使君之復來歡呼之聲沸於田里而足不能行口不

能言手不能書獨甘心與廢疾者比尚祈隆寬賜之矜宥某區區不能自已强勉作此以見下悃萬一且恐孤知遇不敢假手他人併乞深察

回鎮江高倅不倚

青烽薄晚紅槳飜階即日恭惟某官當第一江山分無價風月天開遠業人頌休功台候動止萬福某早快星鳳之覩今為封部之民掃舍人之門不應落餘子後頃以病不武一箋致敬又為謙施所先愧負其何可言伏

自專使之回草草稟報不嗣敬又許日別駕之望與京峴爭高日勤仰止某自得水心先生所述先正銘文誦詠日不釋手豈惟見世德之深長非其他勲貴比台座問學之富文詞之贍一朝躐巍科階膴仕足以發奕世之光大奕世之傳斯亦偉矣京口雖國北門監郡不輕選授然以判花視草之才而屈居此亶謂非宜温詔趣歸善類引領某輙恃登門之舊有某物特以薦誠辱不鄙而賜之留幸甚清和在候吏乞益綏福履茂介寵光

某祈叩之至

通浙西劉提舉　啓

某一介庸陋屏跡田里仰使星於霄漢之上欲少自近厥路無由茲承夙駕軺車按行屬邑某與在受廛之一拜塵道左此維其時竊復自念古人有盛冠服以見使者如漢雋不疑有陳五術八計以説使者如唐陸宣公彼皆壯年才足為用故勇於自進某老矣才又不逮比以先考雲茅居士墳所薄田輸官之外歳收可百斛不

忍以供他用積五六年適際去歲水患附邑居人苦飢因春以為糜與衆共之其實所及能幾況又不能久僅止三月之末賴鄉里好事者糾合衆力以相接續故迄于今似聞有以此徹台聽者故勤軫記欲賜訪存深惟貴賤異分飛潛異宜萬有一枉旌麾之臨必駭閭里之觀使猿鶴驚疑漁樵避席故亟走深山而拜此以布腹心仰丐隆寛處之世法之外不加譴責倘周爰咨諏必欲采其一言則某何敢有愛竊謂金壇故歲之水蓋六

十年間所無使者之來金壇亦七十年所未見當飢饉之餘而委皇華之照未知何以慰之以某管見今農時已深荒政多不如速溪流易涸移粟遠不如近常平計非有餘善後之策濟不如貸但計一月濟糶之數更加劑量而併以貸之則民間鼓舞而使臺荒政便可結局且不為徒費實公私兩利乞詳酌施行外此有丹陽户長合保義役一劄併望行下某狂僭干瀆愧懼之至

回提刑煥章趙大監 汝櫄

月猶冬孟節迓陽生恭惟某官輟帷幄之謀持英蕩之
節威名震耀宗社奠安台候動止萬福某年垂七十待
盡窮閻飲水飯蔬萬事絶不到耳惟周公魯公有大勲
勞於國家拜後拜前古今一轍某與海内含生同此引
領比者伏審君相以畿内之民生憔悴國中之廥空
虚肆煩此來兼此二任甫爾建臺行政咸適其平又屬
部之期會雖嚴而幕府之文書日省為惡者無所逃罪
為善者得安其生王畿千里之民無不詠歌鼓舞和糴

一事向來多差官吏廣行科抑所在騷然而今不動聲色事已辦集此其神功妙用尤非淺見所得測識甚盛甚盛某早登制相之門今又得受壓封内一牋賁賀豈應獨後他人所以遲遲未遣正以分疎不敢僭位尊不敢瀆鼎來專使賜以手書且意其猶有識知而開其欲言此又與周公之下白屋同一襟度某不足當但有感愧月令於是月欲齋戒以待陰陽之所定某敢援此致愛助之私侍從近臣有虚位伏計召還匪朝伊夕某區

區賛賀之誠倚須嗣貢

二

春序平分景物妍麗恭惟某官凜乎風力震于日畿天棐忠勤神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宅生林下雖無往役之階而二天臨之使星耿耿照之時時引領足以自慰日迫於邑尉之請冒貢一箋瀆尊是懼伏領荅翰既釋其僭踰之罪又開之曰是職分之宜蓋弘度如許某敢不德寶緘薦侈珍貺鼎來顧豈衰殘所敢當卻為不

恭僕僕祇拜以榮以愧時事多故獄訟之淹延盜賊之竊發在在有之惟淅水以西田里晏然攬轡澄清厥功有在某與受廛之人式歌且舞抑聞唐人之詩既曰職思其憂又曰職思其外厥今時事可憂非一端大監寧能鬱鬱久居此而不為天下計耶益裕乃德遠乃猷使周公魯公之拜前拜後不專美於前代某一飯必祝至於申鈞閎大眷之問上分役隸人之請謂非寒遠所宜衰晚所能敢畧

回提舉袁秘丞一肅

某林下殘生不應時以姓名自通於臺府日因常熟孫丞行念部下有忠信之士可以受上官之委不可不使上官知故冒昧嗣貢一牋已而尉司人回既領台翰及先集之頒專介及門又拜寶墨及上尊之賜人皆一天我獨二天前來舊雨今來新雨榮佩其何可言唐史謂陸宣公論諫數百篇皆本仁義彼專言論諫若我潔齋先生仁義之言豈直於論諫見之凡一語一言皆是物

也孟子既沒非絜齋先生誰其嗣之敬歎敬歎孫丞但質直耳非遇上官之賢巧者誣之險者陷之强有力者躪籍之欲免於今之世難矣味秘丞祝其謹交同列之言尤見愛惜人物之深意惲尉朴野與孫相似而其勁弗如前書所謂得在收録之數庶保其終不畔於吾道區區實為世道計若先諱有妨須換舉者丐終惠之餘寇之在淮安者已無幾三趙欲全其功故不欲開其走路要之窮寇勿迫歸師勿遏此是古今通論有自淮來

者云今兵食日計萬石倘幸一月之内克捷亦須三十萬更久當如何此為國家者所當深察也卲武被論聞有排之者要之穎叔輕任其責之過在他人乎何尤化地一力主盟乃知二三十年把得紀綱定不為無自宗社幸甚本縣推排事當達台意於縣大夫使速申上目昏筆秃書不盡言

二

一雨連月積潦浮空恭惟某官思濟斯民若保赤子神

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在皇華臨照中而内省惕然不敢數數奏記貫其不敏而諉曰知分則某幸甚先正侍郎先生家集寵頒某平生抱不及門之恨兹得三沐三熏開編快讀猶如周旋於丈席間由其言遡其心所以事君則忠所以拊民則仁所以衛道則嚴所以取人則恕所以憂世則深且遠不覺油然自喜曰此生不虚為韓門弟子矣然非宗丞何從得之感此厚意有言則淺云 云楚氛幸息後患猶深重之水災田疇多壞民

以食為天目前已困貴糴歲晚奈何賢使者盍預圖之
六月無暑勢當在秋不勝愛助之私謹上安身保國家
之祝

三

秋雨彌旬新晴可喜恭惟某官寵渥方來百神呵護台
候動止萬福某比承專介賜書且餉以上尊侑以嘉實
方此裁書稟謝恭審趣覲震庭進登郎省不勝懽賀某
林下殘生不復敢知當世事惟以正人端士進退占國

脉短長忽傳新命為斯世喜為斯道喜踴躍不啻千百也雋聞臺省之弊莫甚於吏部就吏部言右曹為尤甚蓋兩班之知格法者少有援助者尤少吏持其權視貨賄為予奪近年吏有官吏相為表裏者究抑何所伸惟郎中盡心焉不鄙令作龍廟記其何敢辭但建廟與丐爵二事並書辭意未免重疊本廟之神自龍母外皆未有封今欲徑於陳山已得封爵上加封亦費牽合兩山皆有龍母葬處若以陳山為是則益彰陽山廟記之誕

故陳山之葬不書又祭山川神之在境内者郡縣事也今其事皆出於使者故太守之助錢亦不書某甫得廟記了辦来价亦自京口回亟作此遣行失事上之恭惟哀其衷情而賜之𡚁畧

漫塘集卷九

漫塘集卷十

宋 劉宰 撰

劄子

回嚴州陳寺丞畏

歲功更始寒事解嚴恭惟某官皂蓋頒春羣生開泰台候動止萬福某畧記永嘉之别二十有四年中間事變不知其幾所喜者吾輩或出或處各遵其宜爾嚴陵輔郡籍郡計不裕要勝他處若使此時猶在漳贛則當如

何雖然漳贛等處皆士大夫有以致之未可全咎他人使吾年丈兩三年來猶在彼盜賊小人恐亦未至陸梁也聞之此任後欲決歸計甚善仙郡士夫多有私援獨吾年丈可以自勉然得早歸更佳眼看時事度必無以杜方來之患頃歲青溪之盜永嘉得劉教授部分城下為四廂八界了不相紊與其他規畫皆可舉而行之亦易得人信從鄉間小縣素無城池小民狼狽皆有苟變之心而大家無遠慮但為專利之計又某衰孱有言

不信祇自悶悶戴子家生計聞蕩於水可念忠甫教授
遂為故人聞之痛悼釋氏輪迴之説果信則此丈再出
頭來必不為凡人不然如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留
不死之舊鄉此丈當之矣大事當已竟某道遠不能致
奠兹又不敢附便有愧存殁專人賜書拊慰勤至楮幣
及文籍又有以見綈袍戀戀之意即已下拜但有感激
某疾病餘生年亦加邁不復可出年丈更一二年亦當
歸良會無從臨紙惘惘任重道遠惟各勉之

回鄂州制置李侍郎䖍

竊以陽春布澤萬物生輝恭惟某官卧護長江折衝千里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草率一箋附便不謂即達聽下專使鼎來敬拜台翰展誦再四當隆冬飛雪千里之時而坐我於春風和氣中豈不快哉邊頭去歲一捷敵用大創絶意不敢南下蘄黄之間生聚漸復制閫之功大矣次對因任蓋聖朝兼用陟明增秩之典某受知門墻贊喜之深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年來氣數非愚陋所

知以耳目所接惟一意哀斂以媚上𠁊絲保障無能別其輕重緩急者惟以尹鐸之所寛寛於武昌猶有望焉伏惟深加之意大叅甍背海内褫氣方其壯年鋭於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於大義無愧中間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於淹貫古今臨事有商量憂國愛君一飯不忘今之世如斯人者有幾前輩閒張無盡之死為之太息以為豈無他人未必如無盡之素有人望況大叅人望過於無盡而無無盡少年之失耶痛哉痛哉

某貧不能遣奠欲作一哀詞而或者謂不宜施之敵已以上以是未敢然此念不能釋也不鄙令作勤武堂記可謂借聽於聾聵者二十里相望不敢固辭以孤盛心勉强草數語去或委不用或删修用之惟所以命五朝長編激感頒賜四朝正所欲得更望周全使為全書但部帙太大為吏費以是為愧某卧病家山度非召還道過丹陽無由一見尚間切乞為國家自愛以對寵光某下情禱頌之至

回知遂寧李侍郎　前人

竊以春序强半卉物芳菲恭惟某官嗣守名藩增光世德民安其教神合之休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武昌回便飭一箋仰謝悃轉頭累載寒鄉地僻蜀道天高無便羽可以嗣音而清香晝戟中復非野老夢魂可到耿耿寸衷未嘗一日不泝江流而上也侍郎疇昔立朝稍稍私附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寘是否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凜然真可謂不愧出處之義者遂寧先正舊

治利病素所知吏民素所孚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宜矣引年謝事歸燕家山誠計之得未知果得從否午橋風月之勝平泉草木之佳端不減古人而又得鄉之俊秀相與從游此古今盛事聖賢真樂引領西望悵惘參歷井之無其階也郵置日夜飛馳雖在萬里外所聞時事當不若草茅之鹵莽始誦所知或可參攷云云某區區之跡於弃官時生理薄甚二十五六年間朋友相資某亦力勤苦節年來衣食粗給又以其餘率鄉

之好事者因淫祠之已廢創社倉厥初得米僅二千三
百石行之數年今五千餘石矣其規畫與朱侍講小異
聞治所諸邑建倉為利甚溥謹以王邵武所述記文一
本納呈恐可參訂又訓俗文二本詞太鄙俚真侍郎見
之謂有益於世教併納去發一笑頃歲誤恩非望所及
自初出命至更秩與除職奉祠凡以疾辭竟閼俞音不
敢屢瀆然實未嘗叙銜封帶祠廩也恐欲知出處故詳言
之須賜九老繡像得之驚喜償秋成無兵革之患當創

草堂三間張此圖卧輿相對以娯老或有建上便當洸
真丈作記記成録本托李校勘奉寄所惠四樂皆嘉四
端尤厚寳内外之養如此衰疾之人足可粗延殘喘感
當如何四壁蕭然無物可致遠世傳黒錫丹有異功其
方實出於丹陽寺僧其徒自以為修合有秘法人莫能
知售此以致富今納去二十兩小琴一張乃妻祖梁仲
謨尚書舊物某莫能知美惡併以為獻作字至此日昏
手戰日亦至晚矣不敢更滞來使字之不謹辭之不倫

切丐台簝萬里之隔天令亦不齊惟祈為斯道自壽令嗣判院想時時得書判院只留綵庭恭惟潭府大眷序膺戩穀某四子皆廢學却幸寡過因賜問之及僭附申起居

回四川制置李侍郎　前人

伏以歲將更始飛雪呈祥恭惟某官大開幕府盡護坤維華夏聳聞神天胥豫台候動止萬福某曩辱一介行李賜以手書且有腆貺匆匆稟報不究感悰爾後嗣欲

無繇無一日不引領西南望也蜀士大夫之不專任全蜀寄久矣今專以屬侍郎其勢非甚迫不及此侍郎何以應之向來南士之入蜀凡邊防之有未知險要之有未悉與民俗之有未甚諳民情之有未盡察猶有可諉今侍郎以蜀世家為蜀統帥要當使令下而人人喜悅政行而事事得宜不然無可諉者彼謀國者嗇知蜀事之難付之侍郎實欲分任他日之責尚慎旃哉尚慎旃哉夫事幾決於目前而須報萬里之外或失機會責將

安歸某謂非得便宜從事不可侍郎嘗有此請否乎比年南士之入蜀者皆掃其地之入以實歸槖其歸也既以充斥其家復以餍飫當路凡當路之奴僕厮養必屬餍而後已否則譴責隨之若是而欲蜀道之安得乎某以為欲蜀道之安非盡去此輩不可欲盡去此輩非以便宜行事不可此輩盡去則尅剥軍民之政可以漸革軍民得以吐氣而强敵不足畏盜賊不足平矣侍郎以為如何張荊門元簡與建安黄直卿丈游意氣倜儻而

議論平直足備監司之選荆湖安撫制置司幹辦公事羅愚春伯樞密之季子宰新淦未滿辟荆湖機幕任滿再辟此缺非其志也某謂使守一郡必大可觀葢其人律己廉謹而遇事有立敬以為薦淮東冦粗息葢舊敵再失機會已無能為新敵方向中原未暇回顧正是綢繆牖戶之時而中外之慮不及此燕巢幕上令人凜憂道遠侍見無期書問亦無緣可數嚮風凄斷歲序行矣交泰惟坐進此道與時偕亨以壽國家某不敢僭拜令

嗣昆仲書敬想許國之誠不愧家庭之訓某四雛粗可教而乃翁不學無以教之皆為農夫矣伏恐欲知

回李尚書　前人

竊以登高節近風露凄涼恭惟某官日侍清光盡攄素蘊告庭有命中外想聞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比得一奉誨色於吕城道中大慰三十年闊別尊仰之懷還舍未幾即領真翰所以慰藉勸勉勤甚厚甚某以乞終老田間而未遂正爾皇皇未知底止故未敢修謝兹又承

專介賜書且重之以藥物之珍皆老來所不可一日闕
而年來市肆所絶無感激當如何某區區之跡向已嘗
面稟本不當贅别來氣血日衰疾病亦益侵最是早歲
習懶失於讀書間有剽聞今復徒忘葢事甫過手文字
甫過眼便如隔世不異土木偶人以此人而使之應聘
清時入官王朝縱某不自羞獨不為當世羞乎以此斷
斷不敢前所望尚書軫念慈恩之舊且以近嘗控懇之
故有以容覆全安之而今不然既加之勸勉又重之薦

揚豈尚書愛之至而察之乃未至耶某今亦不敢固執其愚見草一書書成則欲以代其身謝君相不然即束裝行矣伏丐矜照比傳入對數條甚强人意亦頗見之施行否勝負兵家之常而賞罰要當明白前時三京之入但乘其虛須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海之聞知抑不欲自沮三軍之氣耶尚書以爲如何某亟拜厚賜而田野間無一可見下悃丹陽樂院黒錫丸併某物同拜納敢乞視至他須

嗣敬兹得以畧

通知泉州真侍郎 德秀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戟衛載塗綵衣容與百神森介台候動止萬福某疇昔一戔臯謝先辱時方旅處控叙弗虔歸來千分自嫌弗敢嗣敬流傳讙議日星孔昭仰止高風山嶽屹立其未見止此情謂何恭審當宁疏恩便鄉得郡宜近而遠後天下先一州誰為此謀熟念令人太息然擁千騎奉板輿錦衣行晝緑髮不受

二毛人生此樂亦何可得多某亦不覺拜手私為門墻賀也某不學無文猥辱過聽俾撰忠宣堂記某冒當不辭實欲因致一言少見愛助既黽勉就緒即欲拜納私念當建臺時納去不但鄙文不稱或舍人牽於不得已刋置壁間異已者或得藉口故遲遲至今方克遣前得一關聽覽便與擲去幸甚若夫杜撰不能成文則始也托非其人舍人當任其責今既不外示則責亦不必兩施也李果州王總幹皆言從者欲一到茅山某因欲拜

道左怏覩星鳳候伺連旬而車音杳然屬以先塋甃葺藩籬及種松刈薪皆在此時不果脫身謹拜此令人奉候泉南寓公傳閤學言論灑灑非他昆弟比雖政事非所長使獻替人主左右必有可觀者然亦老矣會間乞為拜下誠他惟必調鼎餁避遠聲色使身安志强弘開久大之業某與海内函生旦旦引領

回真侍郎　前人

季秋之月萬寶告成恭惟某官以禮率屬以誼正君以

正論開人心以仁言壽國脉時資重望天祐斯文台候
動止萬福某疵賤姓名不獲自通於門牆者且十年豈
忘之哉病日侵蹤跡日遠病日深則廢學而無以自見
蹤跡日遠則欲自通而無由侍郎居家則著曾閔之孝
治郡則布龔黄之政立朝敢言如汲長孺持正守文如
宋廣平令之世具耳目者皆知仰之某寧不然新天子
嗣位望侍郎之來如飢渴徯告猶如旱之雨金之礪三
劄入奏快覩爭先某亦得之道路之傳真足以砭膏肓

啓聾瞶甚盛甚盛方將飭其固陋之辭爲世道賀且自
訟其不敏友人之歸先辱手書書所不具者又從友人
得之喜欲起舞内愧亦不可言也侍郎始之所以出某
不能盡知今聞一意求去無乃遽乎願且靜以處之事
非大不可爲未須苦苦立異主意一朝開悟事勢因之
轉移未可知也抑螽歲聞之師友謂人主深居九重親
士大夫之時少應酬事物之時多觀覽文字之時少奏
疏不須多爲文辭只須直指事實使易讀易悟又謂自

古君上之患在諱過臣下之患在好名只文辭求為可傳而不計人主悟否亦好名之一必外無近名之嫌內有補過之實為上侍郎此心如皎日行道所知區區顧忠止此亦可見盛德之無瑕也某之出處友人必已為侍郎道之本辭藉令只欲退藏今更秩佐州超越甚矣其何敢當不得已仍控忱辭因間賜以一言使亟得請幸甚中間奏篇之末猥以微蹤綴諸老先生後讀之慚懼至無地自容豈侍郎亦未知其無所可用於世耶閑

左史魏丈相與厚甚十九年前時某嘗得一識左史於時貴坐間方左史入朝過丹陽某適以幹在道亟扣座舟通名則聞已輕舟前邁遂失一見前此亦誤玷薦士籍中併深愧感會次望為致謝意願言不殊此某久不作上官書仵爾斂束書不成字尚須嗣敬風露日益高寒謹上劫㙇鼎茵之祝

通真侍郎 前人

維時春半寒力未央恭惟以身出處任世安危昊天曰

明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昔歳介圭入覲之日飭一箋
以謝先施之辱迄今已五年矣音問闊疎諒不我責國
步日蹙人情日危則風雨雞鳴之詩蓋世所同詠不直
某一人之私也時事某所聞必不若侍郎之為詳張魏
公平生意廣才疎事業無一可人意人無智愚皆以為
社稷臣甚者以比諸葛孔明亦豈不虞之譽也哉召之
則來驅之則往不宿怨不辭難非至公血誠不及此彼
固有以取之也侍郎以為如何喜同惡異人情同患覺

得善類爲尤甚惟其如此故有自托於同己而實貪緣
以行其私者亦有雖非其私徇名而不考其實泥古而
不達於今者傳曰偏聽生姦誠爲至論近世士大夫鄙
夷武臣不與之接或貌接而情不親使有言不得達有
才不得用有志不得伸一朝臨事無可倚仗乃始收拾
世上一等無訾省破落户謂之英豪而用之其不敗人
家國事者幾希侍郎以爲如何王去非以密院呼其稟
議入都已兩日或傳得建倅若果如此廟堂端以侍郎

深得平寇之策欲去非面請教奉而行之竊計不吝某平生不善書宜與大夫傳台意欲令書先賢祠記勉强稟承愳札有玷高丈皇恐某頃托鄭節夫控懇求先墓銘文聞荷金諾旦夕别當專狀今因宜興便先此候問起居陶士衡仗節南方任居天下之半猶朝莫躬運甓之勞此果何意惟侍郎念之某投老山林不敢效細人姑息之愛上劫巖廊鼎茵之請惟侍郎亮之

回真内翰 前人

歲華向晚日御迎長恭惟某官以典謨訓誥之文鼓舞斯世以仁義道德之旨啓迪上心神天黙扶台候起居萬福某莫景駸尋偷生里社前之日惟與田夫野老望西山之起如元祐之望司馬公旋承入奏得緒言餘論於流傳知國是可以不揺國勢可以增重為宗社賀不勝區區之情而一箋之敬猶未登於記府陽鱎非嘉魚意實鑒此當沐識察王副端人來拜領雲翰慰感之餘深重不敏之懼主上聖性高明而有典學之功聖度恢

洪而無偏聽之失誠千載之遇内相甘盤舊學伏想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必有非外庭所得知而況遠臣某竊惟今日國家之事要以多得人才為先而二三十年人才熟爛不可振起幸而有人焉文華可觀必失之薄才能可任必失之刻有二者之得而無二者之失葢少則任進退人才之寄者亦難矣惟内翰審之重之某區區愛助之心必沐深體某比荷諸賢極力推輓俾以荒唐不學之人而厠頌臺禮樂之屬控辭不獲扶病就道甫

至平江而舊疾復作精神昏亂言語顛錯十手十目之
地不能自隱盖氣血積衰之故自度死期已迫必不可
以進汙周行即已回舟訪醫且具因依申省仍以告命
繳申乞即差替深恐朝家或不察其情則罪在不測覆
燾而生全之於内相有望焉伏紙不任祈叩之至某見
服黑錫等藥調理度非可旦夕責效力疾具謝盡畧彛
儀仰丐矜察

通鶴山魏侍郎了翁

一自辛江陵遞到報章及諸詩文知况履不異平昔不勝慰快爾後絶無便但有尊仰春序向晚百卉芳菲恭惟某官以道自怡為神所右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處只如前日無足勸念邊事未知底止李全竪子猶得恐喝於淮南大率淮浙間人如燕巢幕上况鄉邑去江最近憂端實多帥守極力誅求民生更有可念者近作當益富能録寄否自昔游南之士人品雖不同大槩不過二等下焉者不堪久客作囚山問大鈞等賦以自遣上焉

者遂流為參禪打坐二者胥失也詳味前賜詩文知所養浩然信非劉柳輩小丈夫所敢望更得所守卓然不為異端乘時引去他日猶可做得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事業天下幸甚斯文幸甚天下學者自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倀倀然無所歸近時葉水心之博楊慈湖之淳宜為學者所仰而水心之論既未免悮學者於有慈湖之論又未免誘學者於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能是正之願言勉旃以副斯道之望某鄉風拳拳

回夔帥魏侍郎 前人

歲杪一雪足慰人心恭惟某官洊拜恩綸肇開大府蠻貊慴服宗社奠安台候動止萬福某頃聞便鄉命下喜而不寐者連夕羅季能遞到去年十月所惠書慰藉諄復感何可言高文七篇却未之見季能云附遞未可致僅能見季能齋壁記文辭高古字畫遒勁非向來比益知學業精進類如許不勝欽嘆帥夔却未敢深賀盖久居遠外情意未相孚凡所施設必一一待報恐失機會

或拊機輒發彼怏怏者能無疑乎伏想靜觀天下之變閱日已久事至而應決無留難吏在審而後動使動而不括是所願望蜀事非林下人所能詳得之傳聞不敢信作得一書介羅季能送李季允丈令兒曹錄呈得一過目幸幸他所欲言不異季允書中晤對邈無期惟為家國壽重是祝

回都督魏樞密前人一

陽律潛回寒威尚勁恭惟某官肅將天威以正天討情

深家國誠格幽明鈞候動止萬福某比歲疾甚朝路中
惟王頵叔為親家間不免有書相往還自餘如蜀李丈
端明盖場屋同年之舊又五十年知己訊問往復宜數
亦絶不通書盖僉李丈之出而未得其所以歸故因循
至此不獨於相公為然顯册之須薄海胥賀然所可賀
者固大所當憂者亦深亟圖其所當憂以致其大可賀
則宗社幸甚不鄙寵呼深知感幸委曲以專幅控謝君
相委畀得人當雪寒凝冱之時而天宇開霽人情可知

惟深體天意茂集人和以濟時艱以開昌運某至叩

二

冬在季月寒事正嚴恭惟某官奉命專征百靈奔走鈞候動止萬福某昨拜書發使者回即戒小舟為迎候計既未得行日之的而某適痰疾大作連夕迷悶兒曹大驚辛醫者知其病源亟投感寒藥凡數服方醒今猶時一作以此人皆以其出為强兒曹尤以客死為憂連夕從吏專人控不敏之謝萬丐矜體將才自昔使貪使廉

年來乃未見廉者前趙殿帥亦可請與俱行雖未有事任無害也某度膚功之奏只在新舊歲之間老矣雖不能與諸生作為歌詩以頌功德尚能幸病之間俯伏江皐以迎馬首他惟為宗廟社稷與聖神之眷厚衛

回李校勘心傳

庚伏在中霖雨繄望恭惟彯纓册府主盟斯文神聽勞之台候動止萬福某寒鄉賤士猶記與果州使君别時出舊聞正誤一編曰此吾兄所著吾兄杜門不為時學

所著書甚多恨子未之見也某歸讀之凡所辯證皆某平日所習聞以為可垂信萬世而繆誤乃爾因思時之至近莫如本朝事之易攷莫如故實者尚爾况緼奥難見者乎不有博聞精識之君子誰其正之繼又得繫年録讀一再過故雖萬里相去一見無從而每一展卷即心開目明如親晤對用慰遐想應聘而出溥海傾瞻某願拜下風豈落人後顧以衰疾入山益深無階際遇一箋之敬亦無從遣春間姪子歸自都忽拜手書辭之譙

若施之所狝情之親若施之所厚某不足當也但深愧感出處事之大惝然而起竊惟盛心惟一代之典是爲昔太史公以史記未就受天下之大辱而不辭今執事之出榮矣固應不憚遲留成一家言使祖功宗德萬世如見斯事未竟而來書已動浩然之志何也向來果州使君出與校書事異可久可速固各有攸當試審思之某書生命窮年僅四十即得奇疾形容如鬼不可復仕中間再叨誤恩具以質言荷蒙公朝察其非欺賜之從

欲令年益老志益頽矣無足爲執事道蜀客兄弟在本朝南渡以來殊少近時李季璋季允雖相繼登朝恨不同時令昆仲並登華貴足爲盛事令弟郎中會次敢告叱名起居果州令似審已登科足爲門下賀頃亦及見果州有子如此生計厚薄不必計也某偶遣僕過親友王山陰處因得謝先施之辱繼此有端便尚當嗣音當著謹上爲世道壽重之祝

通潭帥佘侍郎嶸

仲秋謹時涼風應律恭惟某官控三湘重湖之會專五
侯九伯之征威行惠孚遠至邇悦台候神相起居萬福
某名在薦士籍中有年矣而曾未有一日登門之便仰
太山之高北斗之明昔少壯今視茫茫髮種種矣仰惟
侍郎以諸老行事為己師以六經語孟垂訓為已法以
宗社安危生靈休戚世道汙隆為己任世方冐于貨賄
而已獨清世方酣于聲色而已獨醒盖波翻而砥柱不
移剥盡而碩果不食人極之所以猶立斯文之所以未

喪繄侍郎與一二君子是賴侍郎當自知之某何敢贅厥今宅牧潭為大浙距潭遠田里之安否寇攘之息否非所目知抑杜少陵謂得結輩布天下邦伯則萬物吐氣侍郎豈結輩可及膺連帥之任又非邦伯可擬湖南萬物吐氣應在此時田里之安寇攘之息固其餘事思昔陶士衡居此功業既有緒矣猶朝暮運甓飲酒不過度盖不若是則肢體惰矣精神何以折衝令之從政者不足語此侍郎當自得之當世所望在閫惟真在浙惟

侍郎耳而聽與人之誦皆有顧忠之悃大意謂希元與人太寛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已太嚴而聽受或有未廣決擇未精則施行或有誤聽受未廣則信任或有偏某既未識二公則莫知其言之中否然念某自侍郎在浙西及江東之時便欲以一箋自通葢因循者二十年乃今始得附便若必待知其言之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某姑言之惟侍郎姑聽之而姑容之某始棄官時無屋可居有田不滿三十畝故亡友周南仲正字哀其

貧而憂其未能安貧今幸有百畝之田五畝之桑數椽之屋飽食煖衣而詠歌堯舜於其間於愚計得矣不足為侍郎憂新道倅劉君泉南人偶寓相隣因其之官問所塗曰潭其一也遂附拜此侍郎之用捨行藏吉凶休咎不繫一身而繫天下故不敢以覼縷視履致私祝

回余侍郎 前人

竊以季夏謹時恭惟某官功奠南極望聳中朝趣上星辰均澤寰海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昨因良便附致尺

書葢以昔受特達之知而未嘗致一語之謝豈但拘於位分直以年尚壯氣尚鋭猶欲有以圖報而今衰矣恐終無以自附於門牆下士之列故欲及其心猶未昧手尚能書一自陳露或侍郎督其前日之逋慢而麾去之或諒其後日之不忘而笑領之皆所不能計尤制叅歸忽領台翰粲乎其文之温其情之真若將貰其舊而開其新某旨不宥之罪而遇非意之幸欣慰何極折俎三百此近世臺府交隣之上儀某何可當不敢引辭謹白之

先廟以旌知己之賜退而頌之二三親舊之客於婚嫁者相與銘佩誓畢此生比年閩江川蜀寇攘之害諉曰距朝廷遠東浙去錢塘幾何亦有竊發者重湖之外百洞所環列城之民得仰父俯子晏然安居保障蠒絲之得失於是乎判侍郎内之所以率先諸郡外之所以為備四境其績效亦不可掩甚盛甚盛抑某聞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皆知侍郎還朝有日竊恐他道殘寇當帥府前後交承之間猶或有乘間伺隙

者惟侍郎謹之大率盜賊之起皆激於官吏之貪暴侍郎正直之姿廉潔之操雖有以率先之然亦須時擇其難於告語者汰斥之庶其他皆有所畏而不為此語非山間林下人所當發不爾又無以見愛助之誠侍郎方當趣舍人之裝殊未有逍遥緑野之期當寒煖之變萬萬益縻鼎茵祿毓沖粹某日日與田夫野老南鄉上天錫難老之祝

回李司直燔

歲事更始寒氣解嚴恭惟從容家食宗主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以弘齋為師友而僅得儀真十日款與弘齋别三十二年而僅通十年前一紙書不但衰慵亦地勢使然鑒秋水而知精神對明月而想顔色此心常耿耿也伯量來知德履甚悉賜之古律以啓其昏愚上藥以扶其孱弱感甚慰甚某少而求仕不後他人嘉定更化之初錢衛東政既綴名堂審後以錢衛俱去今相國未嘗識面到堂既不可赴部又不可遂成蹭蹬上初即位

丞相亦憐其沉滯賜以招徠以開其入仕之門而某年及六十多病早衰手戰目昏神識已憒而不可仕實命之窮如此而世乃以為沽激或又以為靖退皆非其實恐此心未能白於長者故詳及之隆興地近聞新闕只在來年若地主人迎之致敬以有禮計亦且屈就所在寇攘紛起山林之人憂不及國但欲為保鄉井計而未能日夜惴惴尊年兄處此當有餘裕願因風教之侍見難期謹上為世道壽重之祝年家眷集尊幼恭惟序介

春祺兒女列伸起居有恵風字硯者謂之端溪謹以為獻

回袁知縣　喬

王春謹始景物維新恭惟感雨露之濡驚日月之速攀號罔極神道宣靈孝履文福某不肖雖不及登先閣學侍郎之門然名玷薦士籍中則為門下士久矣閣學侍郎之亡梁壊山頽海内沉痛某粗有識寧獨不然既引領東望為當世慟復重自悼於知音已矣宇宙雖廣吾

誰與歸故恍惚廢事雞絮之奠既不能勉效古人而賡薤露之章以相挽鐸亦坐不敏其將何辭以自列於昆仲獨有此心之死靡他則先閣學在天之靈必有以察之誨劄寵貽且緘示慈湖先生所述銘文伏讀感涕已而歎曰先生之道高矣美矣雖其亡也有不亡者存何戚焉友朋間傳聞送終之制與伯仲居喪之禮內外兩盡足以不愧古人高出一世甚盛甚盛祥除非遠方將移孝為忠今事之是非邦之安危世之理亂伏計昆仲

間思之深講之熟矣飾空言而無裨於實立小異而終歸於同蓋今世學士大夫之通患昆仲思教忠之訓推體國之誠豈其出此然盛德難繼盛名難居惟昆仲勉之某身居草野疾在膏肓繼此無由復以姓名上徹拳拳愛助惟昆仲念之

漫塘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丁緯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十一

宋 劉宰 撰

劄子

回福帥李大卿 駿

秋屆仲月物迓西成恭惟令肅七閩望高羣輔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澤歷年已多無階登執事之門為執事之御然而池泰拊麾之政江淮轉餉之功若揭日月之行某猶具耳目寧不之知詩曰高山仰止某心

拳拳又曰景行行止愧未能也忽拜真翰以小令嗣稅院銘文為諭某昨固有聞以為稅院致遠之器必未止此且道路之傳未審也而今審矣為之流涕竟日山谷悼邢居實詩謂眼看白璧埋黄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誦此更助悽惋執事以月卿之望作牧東南東閣之士載文筆都儒林者何可勝計顧授簡於某豈以某介友人胡伯量得納交於稅院故耶某深惟此意不敢不領厚賜亦以敬拜恐亟遣稅院喪歸銘文不可緩謹留来价

三日草具以往或未足稱歸來望恩之情從大手筆徑自更定可也姻家王頴叔昌當邵武之任亦惟帥府是恃聞其去國時請於當國乞給黄榜許赦賊徒之降者惟賊首不與却許徒中殺賊首以降而重其賞此意良是或傳招漕諸司更欲許賊首之降庶幾其來以幸早定度必以事力不及不得不爾但與黄榜初意相戾藉其乞降誠否何可知台意以為如何秋氣日髙塲功既畢恐此事尚勞區處寛財賦之誅求真弭盜長策稅院

垂没之言大卿其忍忘之外此更乞於應酬之餘厚自愛養以上副聖天子之隆眷内慰太夫人之慈懐某與海内函生一飯必祝

二

孟秋謹月殘暑著微裴恭惟某官任同分陜化浹全閩田里阜安天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去歲飭一箋謝專貺之辱後此亦聞有閩中便仰惟大卿以一身任東南之責方若拯溺救焚豈應山野之人數以姓名上

涵以是不敢然斗南之仰斷不他屬捷足扣門重拜五雲之翰情文爛然既勤且厚而箱篚之實又有以將之某於分為卑於輩行為晚何足以當祇拜以還但有感愧兩令嗣相繼淪謝聞者猶不堪而況所天雖然脩短定命自宣聖不能留伯魚之死大卿宜知所處矣王邵武歸誦大卿之德非一某與有感邵武始為此行某固疑其未然中間盡心竭力為之亦既有緒而諸臺尼之於上驕將梗之於下竟不克美成詠無將大車之詩使

人三歎大卿之於邵武事之可者𦂳而成之其僅有成者誇張以激厲之至其有所未可亦從而覆護之所謂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克之是心也足以相天下矣敬歎敬歎淮土東作久廢百須皆仰之江南昇潤蘄米雞豚等物色色湧貴他州亦略相似今夏久雨下田多浸冬春間必大闕糴恐事變或起於此閭大府所糴廣米最多或更可招致客販不妨過用力也閩事幸少定而蜀事方殷淮土積年所行皆非實政今其遺民祇如燕

巢幕上大卿恐未容斂惠一方竊乞對時自厚某鄉風
忱祝

回紹興帥汪大卿綱

四序將更六花呈瑞恭惟某官澤被八州威行百粵晃
旒注想宗社炳靈台候動止萬福某蚤歲以部從事道
蘭溪舊治見甘棠之愛拳拳於邑民言之有泣下者歸
為諸公誦之期有所申明而竟不果用為大恨一日讀
詩至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作而曰

蘭溪之事其神乎旋聞台用中外踐揚聲聞隱如雷霆
績用昭如日月曰信矣吾聞不妄神理不吾欺矣雖未
嘗一登龍門爲當世得人賀爲賢者得時賀蓋未嘗不
手之舞足之蹈也越地遠逺連率與一介之士分殊忽枉
專介賜之手書重以臺餽此意甚厚此道甚古其不足
當但有感激會稽督府於今爲古馮翊責重事繁以其
舊所知寛厚者必因循以廢事吏得容奸嚴明者必操
切以爲功民不見德大卿開府六年吏悚然常若斧鑕

之臨民晏然若依慈父母又能以其餘閒興廢補弊使百度維新山川改觀美矣善矣不可以有加矣今淮麾未靖國步孔艱折衝固圉非大卿尚誰望哉以向来異議為嫌其謂能料事於未然之前則必能制變於已然之後萬有一廟議出此惟大卿勉之不然自楚氛以来公卿大夫無一人敢出北闕者非所以服盜賊小人之心也高明以為如何洪監鹽甚感特達之知其人内敏而外不自暴鹽局歸十五六年絶不作仕進想連遇國

恩亦未嘗丐循轉居家孝友不愧古人非大卿誰能振起之仙居孫尉乃書生中之通世務者一第亦近二十年方成初任寒素無蚹蟻之援一路求關陞狀者幾人大卿乃首及之豈公道獨行於東州耶某嘗恃倉使慈恩之舊更欲為求一削庶困躓之人到部有舉主兩員易於入關惟大卿會次一言始終成就之某與孫亦同鄉里僭言皇恐積陰沍寒正在此時而泰亨亦在近敢乞茂對天時宣輔神明以就功業某與海內有識一飯

必祝

回紹興汪侍郎　前人

歲將更始寒事方殷恭惟某官鼎来一劄增重十連典相自天台候動止萬福某丹陽下士久自放於山林平生故人視若隔世侍郎之門素無一日之雅獨荷慨憐特枉專書問遺於疇昔之歲感藏一念之死靡他一從裁謝闕然嗣音隔弱水望蓬萊第勞引領曰審策保釐東郊之蹟正候對西清之班天聽自我雖曲狥借留之

請而衮衣以迎西歸亦有期矣仰惟歡慰竊觀世變曰下人物曰畀侍郎智足以察仁足以行勇足以決靜重足以鎮之禮樂足以文之易曰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侍郎有焉宜遂立本朝以伸主威以强國勢以慰人心猶玆分陜故雖為十州賀未敢為天下賀也盱楚爭衡時事未一國步方艱誰其靖之鄉風長懷有言莫盡謹上壽重之祝

回浙東帥汪大卿 綂

夏行季令風薦初涼恭惟某官當東南之奥區揔臺府之劇任威聲震疊惠澤周流天畀忠勞台候動止萬福某仰惟大卿令德雅望如日星麗天當世能言之士孰不願紬秘思騁妍辭以備揆簡而某獨幸以故舊為之先十餘年間連得奉紀載之委故其講德為尤詳景行為尤勤雖於舍人之門曾未供一朝之役而自視已與出入東閤者等矣世道益降人才益難為守令則為天子牧養小民將使指則為天子澄按所部政事則嘗所

先後財用則澄澈源流最後鎮越積年當倥偬不暇給之時常從容治辦如平日凡事功之顯然著見者皆隱然有深長之思若先長公侍郎信卓乎一代之奇才矣大卿實繼之以其所聞學成行修而益尊所聞政成事舉而益求其所未至士服其教人懷其素吏朝夕惴悚常若斧鑕之臨則以後視前殆又過之無不及焉偉矣南渡百年所恃東南人心之固年來江湖閩廣皆有竊發之寇兩淮又有睥睨覘覬於其側者非巨才長德出

力扶持國將奚賴惟大卿念之書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某敢於詠歎之餘誦此以仲愛助其一自王邵武吏山陰時知大卿逢人說項斯繼親戚四明穿山張塲書歸其說亦然某感辱知之深甚欲因二先生祠記之成飭一箋以自通顧其屏居三十年惟與漁樵相爾汝凡下事上之禮皆忘之或率爾而作冒然而遣恐無益於執事者之聽而祇以為瀆故輟弗果敢意謙光下施專使鼎來賜以手書翰墨飛動重以珍餉箱篚横陳

增弊帚以千金大卿之為禮過矣某賤者也何敢引却敬下拜嘉之拜感悚無涯王邵武已至治所人情幸相孚但兵非所有城池非所具圖終實難所恃者至公血誠上通于天又其臨行時嘗受教大卿奉而行之庶幾其可耳庾伏極暑之候惟蓬萊閤敞軒檻於翠微間盡納萬壑千巖之勝非復炎歊可以到伏惟寢食之暇澄慮其間必益思所以為天下國家計者某恃在誤知敢為世道有請

回江東帥陳侍郎 韓

秋序方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令肅留都望高羣辟華夏仰德嶽瀆効祥台候動止萬福某猶記昔歲於外舅梁總侍書院中得一望履舄之光繼此鵬摶鯤化日摩穹蒼而某蜩鷽之飛止於槍榆枋無階際會惟極傾瞻江南佳麗地一朝盡入提封似造物曲為衰朽地使得寄托廣厦萬間之庇日借洪河九里之潤復厄於疾趨進無由比者鄉邦不幸戍卒弄兵郡猶有守有將有吏

有兵而坐視莫敢孰何惟聽其肆其擇地假息儻非哀告大府辱亟驅虎旅一洗梟巢則於今京口三邑之民與凡巖栖谷飲之士猶未知宅生之所而其淪胥以亡者又可勝計耶某疾甚既不得率先鄉之耆老跪謝階庭復不克與鄉之能言之士作為聲歌磨崖深刻以詔不朽以此貿貿敢覬五雲下覆真染隨前爛乎其詞之文温乎其情之真且厚重以異書駢羅珍玩環列皆非寠人子所宜稱祇拜感刻惟楮幣三百當論功行賞之

時不敢虛為有司費敢丐矜體自昔功名之士多與時違或幸而逢歲亦晚矣惟某官以方剛之年任專征之寄雖銘書已徧於旂常而看鏡不慙於少壯蓋我祖宗之所以屬意於侍郎者遠矣大矣願益勉之某與海內函生一飯必祝

回衢州袁大著甫

孟冬之月凝霜護晴恭惟某官入覲有期借留滿道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踈賤世無比數一自先

侍郎過聽俾綴名薦士籍中始獲小自異於時人而其學日落病日侵自度終無以自見惟有退安田里以樂餘年猶不至為知己羞故一向遠跡以台座之名德猶不敢介門牆之舊以自通則他可知若夫景星卿雲之仰舉世所同某𥘉心固未昧也専介遠臨賜以真染重之以佳餉爛然盈前所以寵光寒陋者甚至某不足當登拜以還但深愧荷某官舉進士為倫魁登臺省為先達課治平為天下第一榮進信有定勲業信有緒豈拙

者所能賛頌唯今之士巧於進而拙於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則屹然為世砥柱非大著尚誰望勉之一時之榮與千萬世之榮重輕固有間也妄發有罪然非大著之謙牧亦何以來之或不斥去尚嗣有以進壁立之室環視無一可將微意施而不報更重慚恆寒事方來惟順時令謹齋戒以迓陽復以需泰亨其怵請

通浙東余提舉鑄

歲序聿新青陽開動恭惟六轡載馳百靈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不侍見二十年不上記亦十五六年矣疾病餘生於親舊間大率如此德尊道高有如年兄固未始不一日引領南望也兹審錫節中宸建臺東道以起家之驟知眷注之深以去天之近知召用之速凡忝游從孰不效貢公喜年兄抱負如許一朝得展其學行其志其所自慰者當何如敢問軺車以何日首塗何日到治所某老且病無從陪幕府如向時此情惘惘趙昌父老

丈能時相見否宮祠似不必固辭不知得請否某晚末叨承誤恩得附老先生後以榮以愧金陵舊游甚念一到而賤疾已深不復可出骨寒命薄有負明時良用自歎因里中某人便拜此六條之察方新想見應酬之多公餘不忘自養以須柄用是祝

復嚴州陸守 子翯

春序向晚景物暄妍恭惟祗奉召還入膺前席帝心傾徯神聽具孚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寒陋叨幸出入江

州使君門牆江州既沒其以病屏處亦三十年矣蹤跡沉下無由敢以姓名自通於名門然竊讀先待制放翁先生詩至六經錣久伏百氏方縱横此責付學者相勉在力行及外物不移方是學等句知斯文衣鉢之傳端在執事高山仰止日勤此心敢謂隆謙特遣專介賜之翰墨重以匪頒寵光煥然賁于衡宇區區慰荷曷勝此情國家内治雖整而實力弗强外侮雖息而隱伏有不可料者使賈太傅復生當不止流涕太息執事當此時

而奉韓侯之圭承宣室之問必有以闓切上心為宗社
生靈萬世無疆之計海内函生拳拳顒望昔王駿經行
足世其家而材器弗逮劉歆論議有光其父而名節不
立若執事之所以脩之家庭施之治郡見之立朝似不
愧世德之傳矣更惟勉旃使放翁平生經國之謨制遠
之畧不徒載之空言天下幸甚若夫由是而居言語侍
從之列由是而殫論思獻納之長此自公家舊物奚俟
多祝某以位分之殊不敢僭申崇閟仙集之問衰病不

任奔走亦不敢僭請驅役精練足以備暑服珍羞足以侑饑滄拜嘉之餘適有故人惠虎皮壹張其文炳然而茅屋之下蒲團之上無所用之以復于執事瀆尊勿罪

回太平王大卿元春

夏令將中南風日競恭惟某官坐嘯黃堂流澤千里穹祇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至愚極陋蚤嘗妄意事功一病家山口不談世事十有六年矣故歲過里中一士夫家見舊邸報一沓借歸讀之其間一二疏言事之利害

民之休戚皆切於實用可舉而行異乎其他剽竊牽課者率是大卿在諫省時所上以此起敬恨不及識一日王當塗之官踵門告别坐間有言大卿起家守姑孰者某即起賀當塗之得所依當塗曰然吾固望之未幾還書於某曰吾邑自今使君之來急者寛之苛者除之知民之艱而拊善良如慈父母又虚心以待僚屬從善如流誠試邑者之幸予嘗謂我得所依信矣某因當塗所云雖頻以知音自喜然升沉異趣實不敢以姓名自通

忽奉專使貽以手書剥封莊誦情文粲然若施之敵已而有素者某疏賤豈所宜得重之以二十萬錢之餉益體至意昔顔闔居貧魯君知之遣使致幣闔跪辭以逃其使世以為髙顔延之為始安郡以二萬錢與陶淵明淵明悉送酒家頗就取酒世以為達某不佞皆不謂然夫幣以將意上所以待下而竟逃之則為不恭周之則受下所以承上而褻用之則為不智某既不敢不恭於承命亦不敢褻於受賜謹西面再拜稽首登受審思而

重用之以不孤大卿之盛心其為感激雖禿千毫安能自殫寫比年以來邊遽未息士大夫身計雖工而公家之務日益茍且設有一朝之警如壞堤蓄水將四面潰決而不可支當是時求保障之功捨大卿而誰詩曰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惟大卿盡心焉某惟是禀報世俗書尾必效殷勤於起居膳服之間而以爵位致頌望某惟自養在已而用舍天也人力不與存焉故於大卿一切屏去伏惟幸察

通寧國陳宗卿 卓

仲夏權輿南風日競恭惟坐嘯黄堂流澤千里聖心簡在詔綍方来台候神相動止萬福甚幸甚疇昔忝同升之契顧以姓名碌碌方其時不得脩謁友人張敏則自言於期集所得款具以所聞於執事者為某誦之以此起敬今三十有四年而升沉殊塗未有一日承接之便意者天嗇其逢抑人事好乖固如此耶中間審聞直道致身正色立朝以秩宗而兼潤色討論之寄眷注隆矣

使少紓徐斡化鈞而秉事樞當不在他人後而言論不
回亟自引去壯矣哉孟子所謂百世之下可㢘頑立懦
者執事近之豈惟某輩有榜中得人之賀海内善類皆
因之吐氣甚盛甚盛兖陵巨鎮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斂
大惠於一州詎足見能事然保障一方以為趙氏他日
地識者獨於執事有望焉某僭易太平符尉居相通道
相若歲晚得一官更事深而遇事謹旌德趙尉庚戌乃
翁量試乃叔取應皆褎然為首乃叔遂擢丙科尉亦擢

第贍于文而敏於事二人皆得在僚吏之底丐一眄睞以為榮知某為榜下士而不知其未得為門下客爭來求書為根柢之容廹於鄉里契舊勢不得辭或不以人廢言使得自異于衆中曰我宗卿門下士也則其與有榮焉惟是陸沉之跡不容不畧稟似而又難於精言謹以向所書印紙後數語録呈以發一笑世降俗末士大夫係世道輕重者有幾隆暑在候壽重至祝踈賤不敢僭貢年家眷集之問山林之人亦不敢干委役併惟照

察

回司農張寺簿霆

夏令將中虞薰入奏恭惟某官祇承渙渥入佐大農望實益孚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違遠十有九年雖天上星辰有目咸仰而蓬萊弱水之隔欲修辭薦誠厥路無由郵雲爛然忽墮塵几剥封莊誦慰荷其何可言且審妙簡上心聿新除目凡向來稽古之學華國之文濟時之畧皆將舉而措之事業某東鄉爲天下賀豈特故舊

之情而已其頃歳墮在牢盆之役急于自脫丐祠而歸
旋叨堂審之命以駭疾浸淫面目可憎若天實黥之故
厄不敢前自放漁樵灰寒百念大明當天羣龍作輔不
忍一夫不獲有如孱瑣亦賜甄收斷壁丹青病駒芻秣
物之無知猶將動色其猶人也寧不知榮寺簿吹送之
力開導之先勸勉之勤既輓之使前又推之使不後物
之無情猶將不已于行其猶人爾寧不知勉但賤疾日
深形容變改加之少歷艱苦氣血蚤衰年甫六十而頭童

目昏手戰心忡已不啻如八九十者自度必不能補於明時也已具情實控告公朝螻蟻之情恐不能自達更望始終軫念為明述疾狀於縉紳間使得轉而上聞尤為受賜不勝真切之禱飛潛㝠隔際會無階臨紙悃悃然丈夫以意氣相與雖閶霄壤同此襟期那能效兒女語愛助未忘惟頓首上為世道壽重之祝

回盱眙劉帥 啅

仲秋告朔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威行惠孚遠來近悅天

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屏居二十年無由得友當世士大夫里中王穎叔喜言世事又嘗捧檄行邊與論今世守帥能得南北之心及如羊叔子者穎叔謂惟太尉為然某繼採道路之傳而考淮東西近事之變故雖多而國勢自若人心不揺者惟太尉是賴以是信穎叔之說而於太尉起敬起慕恨執鞭之無從敢意謙光先枉郇翰慰藉勤劬有踰舊識重之以腆貺若施之所親厚者顧惟寒陋何克堪承齋𥂕謹以祗領庶幾乎陶靖節

拜王江州之賜折俎之饋辭曰為賀某方懇辭誤恩用是不敢下登受之拜當沐矜照區區感悚非單辭可寫別紙麗語敢幸過目緩邊一稔實太尉理民將畧兩擅其長兵民相安和氣所召更冀念居者之艱而有以厚其生察來者之誠而有以窒其間通上下之情而無惑於浮言以紊其常庶有機必乘無往不克某惟膳服視宜則左右有常職不敢僭請

回周馬帥虎

孟冬之月清霜戒寒恭惟某官懇辭中詔高卧家山天棐忠清台候動止萬福某恭以某官名擅倫魁位為大將當開禧啓釁敵勢馮陵千里長淮岌如累卵執事在和則敵屈於和在楚則敵屈於楚以一身為東西保障迄底安全海内之人有耳皆聞有目咸覩矧惟不肖蓋嘗有聞於月旦之評有見於疇庸之典高山仰止何日忘之尤自喜者蚤歲得官實與仙里周南仲朱景淵為同年某賦性介僻與世寡合惟二君為厚而執事於里

中人亦惟與二君厚方南仲仲無恙時某以幹過吳門南仲出一編於書院喜謂某曰吾平生為文多矣惟是為無愧讀之則先國太夫人墓刻相與反覆之頌歎景淵生理素薄歷州縣俸入無贏求一壥以寧其親蓋三十年在懷而卒未遂執事捐舊宅與之景淵乃克經始于今仰事俯育室處晏然豈惟景淵知德凡景淵之友蓋皆如身受惠也夫以執事蓋世之聲名如許某又幸有南仲往事可徵有景淵友契足為介紹而足跡獨未登

執事之門一紙薦誠亦未徹于侍御者之聽豈木石人哉顧以蹤跡陸沉無繫世道輕重又疾病以來形容變改如鬼如魅見者怪駭故一向自放山林與漁樵分席絕意當世豈謂執事施盼睞於人眼不到之地謂青松遠志氣味畧相似然先枉論心之書諄諄溢幅文采爛然而書法亦超絕近代發緘展玩因言而味其意固已如升二高之亭沃吳井之泉而聽懸河飛屑之論也其為慰快何可勝言況沉水可以滌塵慮吳牋可以寫滯

思而石鍾乳又足以起沉痾也哉敬佩此意一感字不足盡其弱冠事科舉名不在甲乙壯歲仕州縣位不過掾屬碌碌隨人無以自見四十以後稍欲自異而病不可出今老矣夫復何云尚有一債未償時時為人驅役從事筆硯所作記文銘誌可數十篇散在他處他時求得墨本續當求教然小巫見大巫已神奪氣褫矣其於月末得所賜書時在山間營葬亡婦中秋日訖事即以疲憊得疾凡一月方愈私居不能專人具報因循迄今

踈慢無所逃罪然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以是自恕某妻兄陶藥局居嘉興之遠郊卜塋有日勢須一向回塗當介景淵造屏下求一二刻款或得從清游於山水之間尤所顧望因遣人過彼謹附此禀謝萬一寒事方來惟為國為家為身自重某至禱

通總領岳侍郎珂

歲功更始寒事解嚴恭惟某官以侍從近臣總中外大計軍民以足宗社以寧昊天孔昭台候動止萬福某蚤

歲聞侍郎筮仕鄉邦好學讀書知其為名家子中歲立朝博聞彊記能知人所不能知比事屬辭能述人所不能述事有是否能辨人所不敢辨知其為一代偉人其後麾節溶更仁行如春威行如秋及建臺京口當試調趣迫之時而持之寛當事幾轇轕之際而治辦從容如平日又知有克亂之才制變之畧欲一見未能也近者入城之役乃得再見於今日之閒雖侍席不果告别不及若木之款而侍郎不以法從自居不以道德文章自

高相予之意已藹然著見於承顔接辭之頃某幸甚詩云未識想風采别去令人思某於侍郎亦然還舍已迫歲盈營魚菽之祭甫竟而得寒疾又累日始愈乃克飾其固陋之辭謝不敏於下執事竊惟南渡社稷之臣四三家者既泯泯矣惟侍郎膺重寄開遠圖方若揭日月而行甚盛甚盛今北警雖撤而楚氛未靖邦本雖固而草竊未平惟侍郎益厲壯猷以紹前烈若夫茵鼎之祝細人之愛人某敢畧

回荆門守張寺簿 元簡

春序平分景物明媚恭惟政成楚甸望聳漢朝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朞去歲此時特勤迂道賜以臨存衰疾之人久與漁樵爭席脱帽露頂不復顧藉聞賢者之來强整冠巾修賔主禮槃飧蓋澁所不足計而峙康瓠於周鼎之前鏗瓦釜於黄鍾之側今猶且忸也道中回便更勤書賜好風送帆吳楚敻隔一箋莫寄仰止徒勤鵲噪簷前家童出視有闖門而立者則來使也再拜受書三

復展誦知開府以來令嚴而疆宇寧謐政和而年穀順成贊喜之極不知手足之鼓舞頃見圖經長林一縣主客户十有三萬八千口二十九萬皆有奇至慶元四年主客户僅於一萬六百口三萬五百不知何多寡懸殊如此豈承平時入京便道固應爾耶不然恐地利有遺試思之當陽縣户口比靖康中多寡懸絶亦類此李全幸已誅其妻逃去則猶有可疑二趙取山陽猶未奏捷自昔盜賊初起必未能為大害向後乃可憂而謀國者與任事者皆狃於幸

勝有輕敵之心柰何王穎叔初至邵武經始郡事為寄居朱寺丞者所間與漕倉弗咸朱君既過建昌漕倉方覺其非而江東趙監軍者又從而間之雖化地力相主盟未知竟能免否要之穎叔此行終欠商量曾未若高飛遠引之為得也羅能父攝副帥此兄廉謹有餘臨事尚欠斡旋不無賴教誨扶持之力韓監丞來鄉郡懇懇為民所以明辨於繭絲保障之間甚至方羽書交馳大使復移司於此征徭雜出軍期文字周匝鄉落供億不

前徽韓使君則巷無居人矣但御吏稍寛待頑民與良善不異恐政久則玩因書望有以警之某多病之人氣血固應蚤衰兩年來特甚未知猶及見衮衣之歸否寵貺潭羅當染紫作衫用以送老尚有餘椒附併䋲衰年胃膈冷服此以扶老恐紫衫尚可襲藏未用耶可發數千里外一笑台眷恭惟均燕繁祉山澤放浪委役所及不敢以請某物漫以寄意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惟厚自珍愛

通徽州謝守 采伯

孟夏之月暑令權輿恭惟某官坐鎮名藩奉行寛詔仁聲逺被恊氣周流台候動止萬福某病不可仕學稼山村二十有餘年矣猶記蚤歲注官中都嘗得一奉誨色於王簡卿坐中後十餘年從浙東使者行縣又得望塵道左自爾竄伏田閭無由以賤姓名自通惟時於郵置中知除目之新輙私自幸疇昔有先覩之快仰惟某官毓德之粹煥若陽春制行之嚴凛如冰雪自其盛年以

大丞相元子出則徒步無車馬侍御之好游則就士無游觀聲色之娛士無貴賤必與之齒無驕吝簡倨之習充是心以往聖賢可及其出入中外望實具孚宜矣新安行都輔郡又文公老先生鄉里前輩未遠則其教易行帝城相近則治最易聞其於游刃乎何有朝暮報政即奉詔歸其敬聽某杜門久無來客故歲之杪忽令親新江陵倉曹惠然見過且袖出令嗣宜興大夫書倉曹之見面盎背大夫之發於言筆於書其意之勤德之謙

禮之過皆足以使鄙夫寛薄夫厚豈但足以致直諒多聞之益而已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尤用歎仰某自辱大夫委貺之先即念因萬金書附貢一箋正爾未能適女夫為其乃翁歙尉張修職求書致公庇之懇義不得辭就為拜此尚須嗣敬暑雨此其時切乞正髙明之居謹絺綌之御以毓天龢以對新渥某至叩

回季理卿直柄

孟夏之月晝永風清恭惟某官直館燕閒嚴宸簡在神

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去門牆之日雖久而去思之
情猶與邑人同之初不以地之遠分之殊為間也鼎來
珍染知賤姓名猶荷記存欣慰無限大卿俊逸之才足
繼賀白仁厚之德不愧于張回翔惟月之班未究補天
之術絲綸夜下海宇顒顒某區區之蹟自金陵之歸即
染駭病形容醜惡不可出人前年来加以氣體弗強耳
目昏瞶公朝過聽賜以招徠其實審於自量不敢冒進
朝夕懔懔恐干方命之誅有以覆護而存全之惟於門

牆有望顧毋恝然令嗣小試譬曹家門復托隣封之庇殆有天幸辱書已别具報衰老不事彌文一水相望有暇却當嗣記

漫塘集卷十一